



四庫全書

薈要

【史部】

吉林人民出版社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十四冊

欽定四庫全書摘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七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七十三 起唐國協洽四月盡著
雍熙元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下之下

光啟三年夏四月甲辰朔約逐蘇州刺史張雄 吳越

備史四月六合鎮將徐約攻陷蘇州約曹州人也初從
黃巢攻天長遂歸高駢聯用為六合鎮將浙西周寶子

婿楊茂實為蘇州刺史約攻破之遂有其地據實錄寶
以其婿為蘇州刺史朝廷已除趙載代之張雄據蘇州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七

必在載後備史起
張今從新紀傳 帥其眾逃入海 此句上更有一雄字
大意乃足張雄據蘇

州見上卷上
年帥讀曰率 高駢聞秦宗權將寇淮南遣左廂都知

兵馬使畢師鐸將百騎屯高郵時呂用之有事宿將多

為所誅師鐸自以黃巢降將常自危 平師鐸降高駢見
二百五十三卷乾

符六年師鐸將以
下皆而亮翻 師鐸有美妾用之欲見之師鐸不許用

之因師鐸出竊往見之師鐸怒起出其妾由是有隙師

鐸將如高郵用之待之加厚師鐸益疑懼謂禍在旦夕

師鐸子娶高郵鎮遏使張神奴女師鐸密與之謀神奴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以為無是事神劔名雄人以其善用劔故謂之神劔考

異曰十國紀年張雄淮南人善劔號張神劔今欲
別於前蘇州刺史張雄故從妖亂志但傳神劔時府

中籍籍亦以為師鐸且受誅漢書事籍籍如此顏師古注云籍籍紛紛也其

母使人語之曰設有是事汝自努力前去勿以老母弱

子為累語半俗翻累皮瑞翻師鐸疑未決會駢子四十三郎者素

惡用之意為路翻欲使師鐸帥外鎮將吏疏用之罪惡聞於

其父帥讀曰幸密使人始之曰用之比來頻啟令公比毗至

裏王王煥加駢中書令欲因此相圖已有委曲在張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書通鑑卷二百五十七

所當時機密文書謂之宜備之師鐸問神劔曰昨夜使

司有文書使司謂淮南師度使司翁胡不言以婦姻呼之為翁神劔不寤

曰無之師鐸不自安歸營謀於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

用之師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

於我誅之耶淮寧軍使鄭漢章我鄉人按新書高駢傳

淮口軍師鐸鄭漢章皆宛句人昔歸順時副將也謂去黃巢歸高駢時也素切齒

於用之聞吾謀必喜乃夜與百騎潛詣漢章漢章大喜

悉發鎮兵及驅居民合千餘人從師鐸至高郵師鐸詰

張神劔以所得委曲古翻神劔驚曰無有師鐸聲色浸

厲神劔奮曰公何見事之暗用之姦惡天地所不容况

近者重賂權貴得嶺南節度復不行事見上卷上或云

謀竊據此土使其得志吾輩豈能握刀頭事此妖物邪

要以此數賊以謝淮海何必多言呂古反翻為貢漢章

喜遂命取酒割臂血漉酒共飲之乙巳眾推師鐸為行

營使為文告天地移書淮南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

諸葛殷之意以漢章為行營副使神劔為都指揮使神

劔以師鐸成敗未可知請以所部留高郵曰一則為公

聲援二則供給糧餉師鐸不悅漢章曰張尚書謀亦善

苟終始同心事捷之日子女玉帛相與共之今日豈可

復相違復從師鐸乃許之戊申師鐸漢章發高郵庚戌

詞騎以白高駢自高郵東南至揚州一百里呂用之匿之

朱珍至淄青旬日應募者萬餘人又襲青州獲馬千

匹時王敬武鎮淄青朱珍以他鎮之將來募兵既不能制又為所襲蓋羣盜觀機力強者勝與適為主故也

辛亥遷至大梁朱全忠喜曰吾事濟矣時蔡人方寇汴

州其將張晁屯北郊秦賢屯板橋北郊謂汴州城北郊

舊史板橋在汴州城西各有衆數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十餘里

全忠謂諸將曰彼蓄銳休兵方來擊我未知朱珍之至

謂吾兵少畏怯自守而已宜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自引

兵攻秦賢寨士卒踴躍爭先賢不為備連拔四寨斬萬

餘級蔡人大驚以為神全忠又使牙將新野郭言募兵

於河陽陝魏得萬餘人而還陝大冉邠邠從畢師鐸

兵奄至廣陵城下城中驚擾壬子呂用之引麾下勁兵

欽定四庫全書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七

誘以重賞出城力戰誘音西師鐸兵少却用之始得斷橋

塞門為守備是日駢登延和閣斷丁管細塞意則細延和閣駢所起見二百五

十四卷中聞誼譟聲左右以師鐸之變告駢驚急召用

之詰之用之徐對曰師鐸之衆思歸為門衛所遏適已

隨宜區處區音呂計尋退散僕或不已止煩玄女一力士

耳願令公勿憂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為之勿

使吾為周侍中周侍中謂周寶也言畢慘沮久之用之

慙懣而退懣音也師鐸退屯山光寺山光寺在廣陵城北

城堅兵多甚有悔色癸丑遣其屬孫約與其子詣宣州

乞師於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彥為帥帥所

會師鐸館客畢慕顏自城中逃出言衆心離散用之憂

窘若堅守之不日當潰師鐸乃悅是日未明駢召用之

問以事本末用之始以實對駢曰吾不欲復出兵相攻

復伏又翻君可選一溫信大將溫音和也信誠以我手札諭

之若其未從當別處分處音呂曲禮分無求多漢書分職分部

並音扶問翻則處分之分亦當用之退念諸將皆仇敵

同音今人讀為分判之分誤也

必不利於己甲寅遣所部計擊副使許戡齋駢委曲委曲

即駢手及用之誓狀并酒殺出勞師鐸勞力師鐸始亦

望駢舊將勞問得以具陳用之姦惡披泄積憤披開也

產為見戡至大罵曰梁繼韓問何在乃使此穢物來戡

未及發言已牽出斬之乙卯師鐸射書入城射而用之

不發即焚之丁巳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見駢於延和閣

下駢大驚匿於寢室久而後出曰節度使所居無故以

兵入欲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大懼出于城南門舉家

指之曰吾不可復入此又復扶自是高吕始判矣是夜駢

召其從子前左金吾衛將軍陳審議軍事戊午署傑都

牢城使泣而勉之以親信五百人給之用之命諸將大

索城中丁壯素山客翻無問朝士書生悉以白刃驅縛登城

令分立城上自旦至暮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寇通數

易其地數所角翻家人餉之莫知所在由是城中人亦恨師

鐸入城之晚也駢遣大將石鈔鈔送各翻以師鐸幼子及其

母書并駢妻曲至揚子諭師鐸師鐸遽遣其子還曰令

欽定四庫全書

實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七

六

公但斬呂張以示師鐸師鐸不敢負恩願以妻子為質

駢音致恐用之屠其家收師鐸母妻子置使院使院節度使司

官局治辛酉秦彥遠其將秦稠將兵三千至揚子助師

鐸壬戌宣州軍攻南門不克癸亥又攻羅城東南隅城

幾陷者數四義居依翻甲子羅城西南隅守者焚戰格以應

師鐸義格列木為之漢人謂之排板師鐸毀其城以內其衆用

之帥其衆千人力戰於三橋北帥請日率師鐸垂敗會高傑

以牢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以授師鐸用之乃開參

佐門北走駢召梁繼以昭義軍百餘人保子城乙丑師

鐸縱兵大掠駢不得已命嚴備與師鐸相見於延和閣

下交拜如賓主之儀署師鐸節度副使行軍司馬仍承

制加左僕射鄭漢章等各遷官有差左莫邪都虞候申

及本徐州健將高駢置左右莫邪都見二入見駢說之

曰說式師鐸逆黨不多請令公及此選元從三十人此及

言及此時也夜自教場門出叱師鐸覺之追不及矣此及

利翻然後發諸鎮兵還取府城此轉禍為福也若一二

欽定四庫全書

實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七

七

日事定浸恐艱難及亦不得在左右矣言之且泣駢猶

豫不聽楚靈王有言大福不再祇取辱耳及恐語泄遂

竄匿會張雄至東塘張雄素蘇州逃入海又自海沂江而上至揚州東塘及往歸

之內寅師鐸果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師

鐸入居使院秦稠以宣軍千人分守使宅及諸倉庫既使

文丁卯駢牒請解所任以師鐸兼判府事師鐸遣孫約

至宣城趣秦彥過江楚請日促或說師鐸曰說式僕射鄉者

舉兵蓋以用之輩姦邪暴橫橫戶高令公坐自龔替不

能區理區分別也故順東心為一方去害去荒今用之

既敗軍府廓然僕射宜復奉高公而佐之但總其兵權

以號令誰敢不服用之乃淮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立

可案擒如此外有推奉之名內得兼并之實雖朝廷聞

之亦無虧臣節使高公聰明必知內愧如其不悛悛丑

也乃機上肉耳奈何以此功業付之他人豈惟受制於

人終恐自相魚肉前日秦獨先守倉庫其相疑已可見

且秦司空為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為之下乎廬州楊行密壽

欽定四庫全書書法通鑑卷二百五十七

州張僕見戰攻之端未有窮已豈惟淮南之人肝腦塗

地竊恐僕射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及今亟止秦司

空亞紀力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不敢輕進粗生

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為高氏忠臣也師鐸大

以為不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最求之

其人畏禍竟不復出又翻戊辰駢連家出居南第師鐸

以甲士百人為衛其實囚之也是日宣軍以所求未獲

焚進奉兩樓數十間寶貨悉為煨燼新書高駢傳駢自乾符以來貢獻不

入天子寶貨山積於進奉樓按駢乾符末始自浙西使淮南中和二年罷兵權利權自獻始絕矣煨燼四翻

故復連駢於東第復扶又自城陷諸軍大掠不已至是

師鐸始以先鋒使唐宏為靜街使禁止之駢先為鹽鐵

使乾符六年駢為鹽鐵轉運使中和二年解使職積年不貢奉貨財在揚州者

填委如山駢作鄧天御樓六軍立仗儀服鄧天及御樓

及大殿元會內署行幸供張器用皆刻鏤金玉端龍

威鳳數十萬事悉為亂兵所掠歸於閭閻張陳寢處其

中供居用翻張知亮翻張陳庚午獲諸葛殷杖殺之棄

尸道旁怨家挾其目斷其舌挾於決翻斷都眾以瓦石

投之須臾成家呂用之之敗也其黨鄭杞首歸師鐸師

鐸署杞知海陵監事海陵監杞至海陵陰記高霸得

失聞於師鐸高霸時為海陵鎮使霸獲其書杖杞背斷手足剝

目截舌然後斬之蔡將盧瑋屯于萬勝萬勝鎮在夾

汴水而軍以絕汴州運路薛文梁起曰盧瑋於國四北夾汴水為梁以扼運路宋白

亦曰萬勝寨朱全忠乘霧襲之掩殺殆盡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

在國四北

云四月庚午按長歷四月
甲辰朔無庚午詳史誤 於是蔡兵皆從就張晔屯於

赤岡赤岡在汴城北全忠復就擊之殺二萬餘人蔡人大懼或

軍中自相驚全忠乃還大梁養兵休士 辛未高駢密

以金遺守者駢其守者思之因以求出遣李嗣畢師鐸聞之壬午復迎

駢入道院道院高駢所起以迎神仙收高氏子弟甥姪十餘人同幽

之前蘇州刺史張雄帥其衆自海沂江屯於東塘遣

其將趙暉入據上元張雄馮弘鐸由此得據昇州帥讀曰率畢師鐸之

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為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五十七

十

軍司馬追兵入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

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三者合集為參會說式為細而求兵於

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起行密乃悉發廬

州兵復借兵於和州刺史孫端復扶又細 考異曰狀

梁肅和和州賊以孫端為和州已久不如因而與之

以責其助駢強之既行果為端所敗及歸和州尋陷於

端蓋端自是合數千人赴之五月至天長鄭漢章之從

師鐸也留其妻守淮口用之帥衆攻之師鐸旬日不克

漢章引兵救之用之聞行密至天長引兵歸之為用之

為行密

所殊 丙子朱全忠出擊張晔大敗之秦宗權聞之自

鄭州引精兵會之宗權引兵會 張神劍求貸於畢師

鐸師鐸報以俟秦司空之命神劍怒亦以其來歸楊行

密及海陵鎮過使高霸曲溪人劉金盱貽人賈令威悉

以其東屬焉泗州盱眙縣西南十里有曲溪劉金盱貽將也行密眾至萬七

千人張神劍運高郵糧以給之 朱全忠求救於兗鄆

朱瑄朱瑾皆引兵赴之義成軍亦至二年朱全忠并義

蔡辛已全忠以四鎮兵攻秦宗權於遷孝村大破之遷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五十七

三

村在汴 斬首二萬餘級宗權宵遁全忠追之至陽武橋

而還陽武橋在鄭州陽武縣縣在汴州西北九十里還從宜細又如字全忠深德朱瑄

兄事之蔡人之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陝號者聞宗權

敗皆棄去宗權發鄭州孫儒發河陽皆屠滅其人焚其

廬舍而去宗權之勢自是稍衰朝廷以危駕都頭楊守

宗知許州事朱全忠以其將孫從益知鄭州事 錢鏐

遣東安都將杜稜浙江都將阮結靜江都將成及將兵

討薛朗九城志杭州新城縣有東安鎮浙江靜江二都

蓋分屯杭州城外松江一帶自定山下至海門

討薛朗以其逐周寶也 甲午秦彥將宣欽兵三萬餘人乘竹筏

沿江而下趙暉邀擊於上元殺溺殆半欽書丙申彥入

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使仍以畢師鐸為行軍司馬

補池州刺史趙鏐為宣欽觀察使欽書戊戌楊行密帥

諸軍抵廣陵城下為八寨以守之中讀曰秦彥閉城自

守考異曰秋亂志六月癸卯朔秦彥命鄭漢章等守

諸門按寇至城下即應城守並有戊戌行密至癸卯

始守城乎今不取六月戊申天威都頭楊守立天威亦神策

一與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爭道麾下相歐歐為口帝命

中使諭之不止是夕宿衛皆嚴兵為備己酉昌符擁兵

燒行宮庚戌復攻大安門復扶守立與昌符戰於通衢

昌符兵敗帥麾下走保隴州九城志鳳翔西至杜讓能

聞難挺身步入侍韋昭度質其家於軍中難乃旦誓

誅反賊故軍士力戰而勝之守立復恭之假子也壬子

以扈駕都將武定節度使李茂貞李茂貞時領為隴州

招討使以討昌符 甲寅河中才將常行儒殺節度使

王重榮重榮用法嚴末年尤甚行儒嘗被罰恥之被皮

遂作亂夜攻府舍重榮逃於別墅聖承明日行儒得而

殺之制以陝號節度使王重盈為護國節度使又以重

盈子珙權知陝號留後珙居重盈至河中執行儒殺之

舊書帝紀云常行儒殺王重榮重榮戊午秦彥遣畢師鐸

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楊行密稠敗死士卒死者什

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宣州軍秦

壬戌亳州將謝殷逐其刺史宋衮孫儒既去河陽李

罕之名張全義於澤州去年孫儒陷河陽張全義據懷

州通近河陽全義尋逐屯澤州也舊書帝紀云李與之

軍之自澤州收河陽懷州刺史張全義收洛陽

收合餘眾罕之據河陽全義據東都共求援於河東李

克用以其將安金俊為澤州刺史將騎助之考異曰

錄七月癸巳澤州刺史張全義棄城而遁太祖以安金

俊為澤州刺史薛居正五代史亦云七月武皇以金俊

為澤州刺史按實錄六月全義已除河南尹薛史罕之

傳罕之求援克用遣澤州刺史安金俊助之蓋二人先

以澤州略克表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全義為河南尹考

經黃巢之亂遺民聚為三城以相保繼以秦宗權孫儒

殘暴僅存壞垣而已全義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彌望居

民不滿百戶全義麾下繞百餘人相與保中州城城在三城之中間故謂

四野俱無耕者全義乃於麾下選十八人

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勝謂之屯將將即亮使詣十八

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河南二十

陽二縣在城中其外體師華嚴氏陽城登封陸渾伊闕

新安澠池福昌長水永寧壽安密河清潁陽伊陽王屋

八縣凡十惟殺人者死餘但習杖而已無嚴刑無租稅民歸

之若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陣以禦寇盜陳請數年之

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

野無曠土蔚音耕不耕之土其勝兵者勝音大縣至七

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治面全義

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

休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到細力有盤麥善收者四

伏無病而成續步就實黃熟而豐厚為善收或親至其家悉呼出免初賜以

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喜許記細見之未嘗

笑獨見佳麥良醕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

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

之眾皆謝乃釋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故比屋皆有蓄

積比毗至細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史完言張全義

杜稜等敗薛朗將李君晤于陽美敗補遺翻駐于放

與郡隋唐郡改陽美為義興縣唐武德七年分義興置

陽美縣尋省併入義興九域志義興縣在常州西南百

里二十秋七月癸未淮南將吳苗帥其徒八千人踰城

降楊行密帥請八月壬寅胡李茂貞秦龍州刺史薛

知壽以城降斬李昌符滅其族中和元年李昌言逐鄭

朱全忠引兵過臺州遣其將霍存襲謝殷斬之是年

謝殷殺刺史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為李茂貞以攻以韋昭度守太保兼侍中朱全忠

欲兼充鄂而以朱瑄兄弟有功於己朱瑄兄弟故

無名乃誣瑄招誘靈武軍士移書謂瑄復書不遜汴州破蔡兵

異曰編道錄八月丙午都指揮使朱珍以諸軍將士日

有逃違者初未曉其端今乃知為鄂帥朱瑄因前年與

我師會合討伐蔡瑄將士脫勇潛有窺觀之心密於

曉上馳金帛招誘如至者皆厚而納焉積七既多上察

之且不平是事因移文追索亡者朱瑄來言不通上益怒其欺罔乃議舉兵伐之新傳全忠與朱瑄情好為密而內忌其雄且所據皆勁兵地欲遠怨乃圖之即聲言瑄納汴亡命移書讓瑄以新有恩於全忠故客散意望全忠猶是顯結其隙高若拙後史補曰梁太祖皇帝劉梁園深有大志然兵力不足常欲外掠又慮四境之難每有鬱然之狀時有為歌秀才於門下乃白梁祖曰明公方欲圖大事輕重必為四境所侵但令麾下將士詐為叛者而逃即明公奏於主上及告四鄰以自製叛徒為名梁祖曰天降奇人以佐於吾初從其謀一出而敗聚十倍蓋期為溫畫策許令全忠遣其將朱珍葛從周襲曹州于拔之殺刺史丘弘禮又攻濮州與兗鄆兵戰於劉橋劉橋在曹州乘氏縣東北濮州范縣西南按許史戰於臨濮之劉橋殺數萬人

朱瑄朱瑾僅以身免全忠與兗鄆始有隙秦彥以張

雄兵彊冀得其用以僕射告身授雄以尚書告身三通

授裨將馮弘鐸等此等告身蓋高駘為諸道都統時朝廷所給空名告身也廣陵人

競以珠玉金繒詣雄軍質食質音茂以物易物曰質通犀帶一得

朱五升通犀帶通天犀帶也陸佃犀帶曰犀形似水牛大腹犀脚即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

額上一在鼻上鼻上即食角也小而不捕亦有一角者舊說犀之通天者蟲影常飲酒水重露露之夜不滴其裏白星微端世云犀望星而飲角即此也可以破水雖難入犀之其若有光故難見影而驚其決角理復有正神倒神正神若角腰以上道倒神若角腰以下通亦曰尖花小而根花大謂之倒神犀亦絕愛其角墮角即

自理之王樂遊海賦曰犀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交州記曰犀有二角鼻上角長頭上角短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角者山犀也在頂者謂之頂犀在鼻者謂之鼻犀犀有四羣其文或如桑椹或如狗鼻者上點犀無文螺犀文旋轉犀文細扶下細下同錦余一得據五升雄軍既富不復肯戰未幾復助楊行密義居豈翻復丁卯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楊行密軍於楊子蓋並廣陵之西山軍勢甚盛行密安以逼廣陵陳讀曰陣下同袁音茂軍勢甚盛行密安卧帳中曰賊近告我才將李宗禮曰眾寡不敵宜堅壁自守徐圖還師李濟起曰吾以順討逆何論眾寡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濟願將所部為前鋒保為公破之保為子偽

翻濟趙州人也行密乃積金帛楚米於一寨楚音年小麥也使

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

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楚

米伏兵四起廣陵眾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

十里溝瀆皆滿師鐸漢章單騎僅免自是秦彥不復言

出師矣九月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張濬為兵部侍郎

同平章事高駘在道院秦彥供給甚薄左右無食至

然木像黃革帶食之有相啗者彥與畢師鐸出師屢敗

疑駢為厭勝原於涉翻又於珠翻外國益急恐駢黨有為內應者

有妖尼王奉仙言於彥曰楊州分野極災分扶必有一

大人死自此喜矣甲戌命其將劉匡時投駢并其子弟

甥姪無少長皆死同坎瘞之瘞於乙亥楊行密聞之帥

士卒編素向城大哭三日師讀朱珍攻濮州朱瑄遣

弟罕將步騎萬人救之辛卯朱全忠逆擊罕於范范漢

屬濮州九城志擒斬之冬十月秦彥遣鄭漢章將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五十七

六

騎五千出擊張神劍高霸寨破之神劍奔高郵霸奔海

陵張神劍高霸各奔歸舊死之地丁未朱珍拔濮州刺史朱裕奔鄆

珍進兵攻鄆九城志濮州東至鄆州一百八十里瑄使裕詐遺珍書遺唯

約為內應珍夜引兵赴之瑄開門納汴軍閉而殺之死

者數千人汴軍乃退瑄乘勝復取曹州復扶以其屬郭

詞為刺史甲寅立皇子陞為益王杜陵等拔常州

丁從實奔海陵光啟二年六月丁從實取常州至是而

實投高霸吳越備史在十月新錢鏐奉周寶歸杭州屬

秦鞬具部將禮郊迎之杭州本鎮海越屬故錡以部將

其言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畢師鐸大小數十

戰多不利城中無食米斗直錢五十緡草根木實皆盡

以堇泥為餅食之堇居隱翻堇泥黏土也餓死者大半宣軍掠人

詣肆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積骸流血滿於

坊市彥師鐸無如之何嘖感而已嘖為嘖外國益急

彥師鐸憂慙殆無生意慙音相對抱膝終日悄然悄七

詩曰憂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還欲引還己巳夜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五十七

十九

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晨伏於西壕

帥讀曰侯守者易代潛登城啟闕納其眾守者皆不關

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尼奉仙雖戰陳日時賞罰輕重

皆取決焉先志為翻陳讀曰陳至是復咨於奉仙曰何以取濟復扶

又奉仙曰走為上策乃自開化門出奔東塘行密帥諸

軍合萬五千人入城以梁繼不盡節於高氏為秦畢用

斬於戟門之外唐設戟之制廟社宮殿之門二十有四

品及京兆河南太原戶大都督大都護之門十四三品

獲中州下州之門各十韓問聞之赴并死梁肅韓問一謀戰于門故謂之我門

以賑之楊行密寨在廣陵城西此餉軍之末也行密自稱淮南留後秦

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度淮與楊行密爭揚州以

孫儒為副張佖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彥暉皆從才從

用十一月卒未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攻守之勢地

行密之攻廣陵也寨于城西蔡人之攻行密又據其故寨蓋爭形勝者難以他圖也行密輜重之

未入城若為蔡人所得秦彥畢師鐸至東塘張雄

不納將度江趣宣州秦彥發趣還舊治趣七喻細宗衡召之乃引兵

還與宗衡合未幾宗權召宗衡還蔡拒朱全忠孫儒知

宗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甲戌與宗

衡飲酒坐中手刃之傳首於全忠外祖宗衡將安仁義

降於行密仁義本沙陀將也路振九國志安仁義初事

陽因入寨行密悉以騎兵委之列於田頔之上楊行密

於頔上卒收其力用史言其知人善任儒分兵掠鄰

州未幾眾至數萬孫儒未即攻廣陵先據鄰州以益其眾居宣州以城下之

食與彥師鐸裝高郵初宣武都指揮使朱珍與排陳

斬斫使李唐賓勇略功名略相當陳全忠每戰使二

人偕往無不捷然二人素不相下珍使人迎其妻於大

梁不白全忠全忠怒追還其妻殺守門者使親吏蔣玄

暉召珍以漢賓代德其束漢賓當館驛巡官馮翊敬翔

諫曰唐制節度使屬官有行軍司馬副使判官支使掌

官四朱珍未易輕取易以恐其猜懼生變全忠悔使人

追止之珍果自疑丙子夜珍置酒召諸將唐賓疑具有

異圖斬關奔大梁珍亦棄軍單騎繼至全忠兩惜其才

皆不罪遣還濮州為珍投唐因引兵歸全忠多權數將

佐莫測其所為惟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

忠大悅自恨得翔晚凡軍機民政悉以咨之全忠之移

之力也李振之徒何開成敗之數或薛史翔傳曰太祖

初鎮大梁有觀察使王發者鄉里人也往依之發無

由為遠期久之升署乃代人為賊刺往往有警司傳於

軍中大祖不知書喜淺近語聞翔所作愛之召署館驛

巡官太祖與蔡賊相拒機畧之間翔頗預之太祖大悅

恨得翔之晚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翔傳曰翔每有

所裨贊亦未嘗顯諫上僥倖頗步間微示得疑爾而太祖已察必改行之故裨佐之跡人莫得知按張昭遠莊宗列傳曰溫獲諸多謀人不測其際唯翔視彼象錯即揣知其心或有所不備因為之助溫大悅自以為得翔之晚敬軍謀改術

二百人逃歸楊州日幸丙戌孫儒屠高郵戊子高郵殘

兵七百人潰圍而至楊行密慮其為變分隸諸將一夕

盡阮之明日殺神劍於其第張神劍反覆於呂單之間而死於楊行密之手扶殺

用數者有時而窮也楊行密恐孫儒乘勝取海陵壬寅命鎮遏使

高霸帥其兵民悉歸府城楊州府城曰有違命者族之於是

欽定四庫全書實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七

數萬戶棄資產焚廬舍挈老幼遷於廣陵戊戌霸與弟

駐駐于部將余統山史始曰風俗通余姓秦由余之後前常州刺史丁

從實至廣陵行密出郭迎之與霸晤約為兄弟甘言以安其心

置其將卒於法雲寺今楊州城中江都縣廨之西有法雲寺然非其舊也已亥

秦宗權陷鄭州宗權既棄鄭州今復攻陷之朝廷以淮南久亂閏

月以來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為朱全忠與楊行密

爭淮南張本考異曰舊紀十一月秦秀引孫儒之兵攻廣陵行密遣使求援于朱全忠制授全忠兼淮南節

度使行營兵馬都統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朝廷就加帝兼領淮南節度在八月十國紀年曰初傳宗聞淮

南亂以來全忠兼淮南節度使至是行密遣使以陳破賊告朱全忠在十月初入揚州時今從實錄

敬瑄惡顧彥朗與王建相親惡為恐其合兵圖已謀於

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令孜養建為子見上卷中和四年不為楊興

元所容故作賊耳楊興元謂楊守亮事見上卷三年今折簡召之可致

麾下乃遣使以書召之建大喜詣梓州見彥朗曰十軍

阿父見召令孜先為神策十軍觀軍容使侍建同父子故稱之當往省之省悉因

見陳太師帝之自成都東還也陳敬瑄遣檢校太師故稱之求一大州若得之

私願足矣乃留其家於梓州顧彥朗治梓州帥麾下精兵二千

欽定四庫全書實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七

帥帥請與從子宗鑑從十月初假子宗瑤宗弼宗侃宗弁

俱西宗瑤燕人姜郢燕於宗弼許人魏弘夫宗侃許人

田師侃宗弁鹿弁也建至鹿頭關西川參謀李又謂敬

瑄曰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彼安肯為公下乎敬瑄

悔亟遣人止之且增修守備建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

史張項於綿竹綿竹漢縣江左置晉熙郡隋廢郡為孝水縣大業三年改曰綿竹唐屬漢州九

三思敗補道州下同遂拔漢州進軍寧射山又敗西川

將句惟立於盤此九城志成都府成都縣有盤此鎮句古侯翻又古侯翻又拔德

陽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

重為顧公所疑重直進退無歸矣田令孜登樓慰諭之

建與諸將於清遠橋上翫髮羅拜成都南門樓即大立

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矣顧彥朗以其弟彥暉為

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攻成都考異曰始建宿衛之

三年四月已出為利州刺史而舊紀薛居正五代史實

錄新紀皆云以望州刺史攻成都誤也張影者舊傳曰

先啟四年戊申十月十日田軍容除西川監軍使此月

到十一月一日唐宗皇帝晏駕昭宗即位改文德元年

文德二年乙酉太師有除未下閣朝廷降使三軍百姓

僧道詣驛就使車訴論二十年歲暮有一人驛亭載耳

欽定四庫全書實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七

時有微雨外眼於泥天使視之無言良久曰不必不

索馬鞭鞭鞭使發太師軍容專差親信於人眾中探使有

何言既聞二人神色俱喪乃理兵講武更創置三都黃

頭都司親密者皆之諸軍頻聞十月探知朝廷陰幸

相公授西川節度使已宣麻軍容甚有懼色乃以書召

蘭州王司徒計其過綿州即出兵拒之令其起必攻

諸州所在出兵交戰此是軍容計恐軍相公來交代以

兵隔之言王司徒來使我所舉兵蓋與王氏相敵欲

遮其反名十二月二十日驅人上城一更出兵數千人

排於城外北向堤上二十一日王司徒大軍已至城下

於城北街去來關數合已時川軍被一時築過橋環上

排者大走並收入城至暮王司徒收軍宿七里亭二十

二日早又進軍逼城至午又退止七里亭二十三日早

引軍入新繁深陽諸縣界城內出軍日有相持此年十

寬十國紀年曰王建起兵攻成都諸書歲月不同蓋建
事成之後其徒以擅舉兵為耻為之隱忍襲據閬州多
言除移尤諱先啟末地西川攻陳敬瑄事或移在文德
年津昭度鎮蜀敬瑄不受代陳武云朝廷則李敬瑄官
爵建始會昭度討伐皆若受命勤王之師故李吳蜀書
毛文錫紀事張彭錦里著舊傳楊遠平蜀德政碑吳融
生祠堂碑馮涓大廳壁記收復坤州壁記皆當時撰錄
而自相抵牾吳融云歲在作還之年相國韋公奉命代
蜀入云聖上即位之明年詔大丞相韋公鎮蜀起兵屬
丞相以討不庭辱拜公永平節度兼都指揮使今按舊
傳宗紀先啟三年十二月東川顧彥朗使州刺史王建
連兵五萬攻成都陳敬瑄告難于朝廷朝廷遣使諭之唐年
補錄光啟三年十二月以四川陳敬瑄東川顧彥朗相
持詔李茂貞移書和解與唐莊宗功烈傳唐烈祖實
錄五代史王建傳莊宗實錄范質五代通錄王衍傳所
載略同韋昭度以文德元年六月始除西川節度使十
欽定四庫全書實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七

月至成都陳敬瑄不受代昭度表發瑄叛十二月丁亥

除昭度招討使王建永平節度使據長歷是年十二月

甲子朔丁亥二十四日也龍紀元年丁酉歲正月詔命

始至成都吳融據昭度受招討使歲月故云作至之年

伐蜀是歲乃昭宗即位之明年韋公鎮蜀在前一年蓋

昭誤以伐蜀為鎮蜀耳舊紀云文德元年六月以韋昭

度為西川節度西川招撫制置使新書昭宗本紀文德

元年十月陳敬瑄反十二月丁亥韋昭度為招討使皆

是也而舊紀誤云龍紀元年正月除昭度東都留守五

月王建陷成都自稱留後新書陳敬瑄傳全用張彭著
舊傳云先除昭度節度使然後田令孜召建以限朝廷
與本紀及韋昭度傳自相違戾最為差謬張彭自言年
隆八十一追記為兒童以來平生見聞為著舊傳故其敘
事鄙俚倒錯與舊文年月不相符合今從五代史王建
傳又新紀文德元年六月王建陷漢州執刺史張項實
錄龍紀元年正月建破鹿頭關張項來拒戰敗之按光

故三年十二月韋昭度討陳敬瑄以漢州判史顧方暉
為軍前指揮使蓋其年冬建破漢州顧方暉即以其
為判史新紀實錄皆誤今從十國紀年 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川敬瑄告

難於朝難乃旦翻詔遣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貞以書

諭之皆不從 楊行密欲遣高霸屯天長以拒孫儒袁

襲曰霸高氏舊將常挾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叛今處

之天長處昌呂翻是自絕其歸路也不如殺之已酉行密伏

甲執霸及丁從實余繞山皆殺之高霸之死猶張神劍之死也又遣

千騎掩殺其黨於法雲寺死者數千人是日大雪寺外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七

數坊地皆赤高晔出走明日獲而殺之呂用之在天

長也是年五月用之歸行密於天長紹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錠錠徒

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翻一醉之資庚戌行密

閱士卒顧用之曰僕射許此曹銀何食言耶因牽下城

繫命田頌鞠之云與鄭杞董瑾謀因中元夜邀高駢至

其第建黃錄齋道書以正月十五為上元七月十五為中元十月十五為下元黃錄大齋若普

召天神地祇人鬼而設齋焉連懺罪根冀升仙界以為功德不可思議皆誕說也乘其入靜道

室屏去左右澄神靜慮無思無營冀以接天神縊殺之

聲言上升因令莫邪都帥諸軍推用之為節度使帥讀

是日腰斬用之怨家剝割立盡并誅其族黨軍士發其

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曾桎梏而釘之釘丁袁襲言定翻

於行密曰廣陵饑弊已甚蔡賊復來民必重困蔡賊謂孫儒也

復扶又翻重直不如避之甲寅行密遣和州將延陵宗

以其衆二千人歸和州孫儒所遣助楊行密者今遣還乙卯又命指揮

使蔡倚將兵千人輜重數千兩歸于廬州為蔡倚背楊行密張本

趙暉據上元會周寶敗浙西潰卒多歸之周寶敗見上卷本年

上元縣近京口故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七衆至數萬暉遂自騎大治南朝臺城

而居之隋之平陳也志毀建康臺城平蕩耕墾更於石年復置昇州治上元縣蓋臺城之墟唐久矣治直之翻服用奢僭張雄在東塘暉

不與道問雄汴江而上上時暉以兵塞其中流塞志雄則翻

怒戊午攻上元拔之暉奔當塗未至為其下所殺餘衆

降雄悉阮之是年夏張雄遣趙暉入據上元今念其拒已而阮其降者降戶江翻朱全

忠遣內客將張延範致朝命於楊行密致朝月之以行朝命也

密為淮南節度副使又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為淮南

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於全忠為先遣官為都統顧不得領淮南而全忠得之意甚恨望全忠以書假道於溥溥不許璠至泗州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徐汴始搆怨自此以後再交兵而再不得志無後患心耳璠爭淮南

十二

月舊紀閏月無事不見新紀十一月癸巳在此月是亦以十一月為國祚亂志有後十一月十月國紀年亦閏十一月惟璠居正五代史梁紀十二月後有閏月實錄閏十二月庚子癸巳秦宗權所署山南東道留後趙德諱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五十七

三

陷荆南節度使張璠留其將王建康守城而去光啟元年張璠

復州刺史陳璠從璠至江陵璠斷首置囊中走京師獻

之授安州刺史遣民饒數百家饒州刺史陳儒陷衡州

按陳儒九國志陳儒同安賊也九國志饒州東南至衡

州七百二十九里宋曰曰衡州春秋越西鄙之地晉為

東陽之境與地志云漢獻帝初平三年分大末立新安

縣晉太康元年以弘農有新安改名信安唐武德四年

析安州西境於信安縣置衡州先有洪上蔡賊帥馮

水沐山為三道四曰三衡州以是名歌章陷新州

乙未周寶卒於杭州

國名州北有新水南入於江新水細

月丁卯寶卒於杭州國紀年此月乙未寶卒或曰寶殺之新傳云寶迎寶舍棹亭未幾殺之今從吳越備史

錢鏐以杜陵為常州制置使命阮結等進攻潤州丙

申克之劉浩走擒薛朗以歸光啟三年劉浩逐周寶而

而後陽行密孫儒之兵逐爭常潤二州之民死于兵荒

其存者什無一二矣考異曰吳越備史明年正月丙

寅克潤州新薛朗接朗新於杭州必不同在一日今從十國紀年

文德元年是年二春正月甲寅孫儒殺秦彥畢師鐸鄭漢章

彥等之歸宗衡也其眾猶二千餘人其眾皆為儒所奪裨

將唐宏知其必及禍恐并死乃誣告秦彥謀殺儒殺彥

等以宏為馬軍使張守一與呂用之歸歸行密復為諸

將合仙丹偽細合音關又欲干軍府之政行密起而

殺之張守一之死宜哉者利蔡將石璠將萬餘人寇

陳毫陳毫二州朱全忠遣朱珍葛從周將數千騎擊擒之癸

亥以全忠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代時溥考異曰新

全忠為蔡州都統編遺錄二月癸未上以時溥阻我兼

鎮其事委國丙戌上奉唐帝正月二十五日制命授案

州四面行營都統則丙戌乃全忠受詔之日實錄詳居

正五代史皆云二月丙戌因此而誤也舊紀五月丁酉

朔制以全忠為蔡州都統月諸鎮兵皆受全忠節度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五十八

四